

WAR IN A TIME OF PEACE

和平年代的 战争

——布什、克林顿和他们的将军

〔美〕戴维·哈伯斯坦 著 王振玲 贾令仪 译



東方出版社

策 划 杨松岩
特约编辑 李 磊
装帧设计 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年代的战争

[美]戴维·哈伯斯坦 / 著 王振玲、贾令仪 / 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60-2151-X

I. 和… II. ①哈…②王…③贾… III. 政治—概况—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524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5 by The ORIENTAL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01 by THE AMATEUR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2578 号

书 名 和平年代的战争
HEPING NIANDAIDE ZHANZHENG

作 者 [美]戴维·哈伯斯坦 / 著 王振玲、贾令仪 / 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0 毫米×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21.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5060-2151-X

定 价 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CHAPTER 第 1 章

在 那段短暂但辉煌无比的时期里，似乎总统一人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成就进行竞选了。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像布什现在这样对实现总统连任充满了把握。1991 年的夏天和秋天，乔治·布什的政绩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他的个人支持率竟然达到了 90%，这对于任何在职总统都是前所未闻的；而对于一个像布什这样的人更加显得不可思议，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政治内行人士，但他的个人魅力以及激励能力在过去一直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对于他的为人和能力，大家是毫不怀疑的。而他在冷战结束中所展现的才能不

仅给监督外交决策的内部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全国大多数人民十分满意。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需求，以尽可能地满足他的最新伙伴——戈尔巴乔夫更迫切的政治需求，因为布什知道，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政治局面要比他的脆弱得多。因此，在他们举行谈判、以结束近45年令人恐怖的两极争霸的紧张局势时，他一直非常谨慎地充当着这个二人组合中更加慷慨大度的一方。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充分展示了布什是多么地充满信心。那是1991年8月中旬，俄罗斯一些右翼人士对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当时，布什的立场非常坚定。刚开始，他努力支持戈尔巴乔夫，当发现无法和他取得联系时，便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严阵以待的叶利钦。后来，政变失败了。几天后，部分由于华盛顿的影响而重获权利的戈尔巴乔夫辞去了在共产党中的职位。对于那些布什的支持者而言，这次政变提醒了美国人民，无论冷战是否结束，柏林墙是否已经被推翻，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民当然希望也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导，最好还是共和党人。在空军一号上，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和父亲一起飞回缅因州的家庭度假农场；当时，小布什正在凭借自己的能力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客，他对于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所展现的意义非常乐观。“你认为美国人民会在这样的时刻转投民主党人的票吗？”小布什充满信心地反问道。

布什也认为自己几乎无懈可击。他是结束冷战的策划者之一，并因此声名大震。他成功处理了一系列复杂的国际事件，结束了欧洲的共产主义，从而使东欧的卫星国家获得了自由；更引人注目是，他还借此促成了同是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德国

的统一。但是,布什依照自己的一贯作风,并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庆典来庆祝那些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柏林墙被推翻的时候,很多右翼人士以及布什的支持者都希望举行庆祝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觉得应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胜利日和抗日战争胜利日那样进行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仅代表着在这场长期而艰难的斗争中西方战胜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这还表示正义战胜了邪恶,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我们的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以及精神上比他们的体制优越。因此,他们觉得布什至少应该进行一次重大的演说,讲述冷战的历史,庆祝这个光明战胜黑暗的胜利。

然而,进行庆祝的想法却让布什感到不舒服,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适合于这种激情的场面。甚至在柏林墙即将倒塌之前,他的新闻官马林·菲茨沃特曾经邀请了一些记者到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交流,但是记者们却发现总统的措辞非常谨慎,回答问题时没有丝毫的激动或者兴奋之情。“您为什么不感到兴奋呢?”一名记者问道。布什回答说:“我不是一个易于动感情的人。”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克制:“也许,我应该在他们面前来一个这样的动作。”说着,他便模仿当时很流行的丰田汽车广告中一个车主的动作,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跳起来,两个脚后跟还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在直播的电视节目“星期六之夜”上,经常讽刺模仿布什的喜剧演员达纳·卡弗(Dana Carvey),演示了这样一个场景:布什在观望柏林人庆祝柏林墙倒塌的活动,但却拒绝加入庆祝的人群当中。“那样做太不谨慎了。”他说。然后,扮作布什的卡弗指着自已说,“在历史上的地位?绝对没问题!”

因此,令很多右翼人士失望的是,布什不但不举行庆典,反

而急于减少事件的象征性含义。其实，大肆庆祝是有违于他的性格的。将那些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成就据为己有是不符合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他自己觉得，只要你以正确的方式做了该做的事情，别人就会知道，就会了解你的为人和能力；你不应该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就以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的想法未免有点儿老套，在这样一个政治日趋复杂的时代也显得过于乐观）。并且，他非常重视个人关系。当时，他正在努力和戈尔巴乔夫成为朋友，因此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使自己的新盟友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布什的庆祝将会使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有民主倾向的人显得更加脆弱。庆祝好像是幸灾乐祸，而布什不想那样（几个月后，大选在即，布什也变得更加大胆，因此，在做1992年的国情咨文时，也正是大选之年开始的时候，他确实称赞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当时已经被剥夺了权力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感到有趣。他只是说，冷战的结束是“我们共同的胜利。我们应该赞扬所有参与其中的政界人士”）。

布什没有试图将共产主义的失败过多地归功于自己，这也许是对的。因为那是一种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某个党派的胜利。无论苏联自己多么不乐意，它最终偏偏成为赞扬自由社会的绝佳范例：它说明了严厉的独权专政不仅仅限制政治、知识和精神自由，也同样会成为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桎梏。独权专政不但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恐怕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统治者都会很高兴地容忍这样的事情），但最终还会限制国家的整体国力，这就截然不同了。因此，正如自由社会的一位倡导者所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从长远来看，公开坦诚地评论政治事务的自由和发明高科技设备或者管理一家全新的公司的自由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人民的权利不仅包括向报刊杂志写信埋怨

政府，也包括选择自己工作地点的权利，包括选择自己努力工作，并且凭借自己的创造获得比邻居多得多的财富的权利。苏联的惨败恰恰证明了人民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出现的严重后果，说明了当一个社会施行由上而下而治而非由下而上而治时必然面临的结局。当乔治·布什上台时，苏联已经开始不堪重负，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共产主义统治已经削弱破坏了自己国家的力量。在这样的高科技时代，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密切相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武器差距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大。

做表面文章一向不是布什的强项，而那些对他的谨慎不满的人常常想象着，如果里根还在台上的话，柏林墙倒塌时他会怎么做。他可能会亲自到柏林举行精彩的庆典仪式，这样所有的美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并感受到这样的时刻。但是，里根已经是过去时，现在执掌大权的是布什。布什和他的前任（以及继任者）不同，他常常低调处理这样值得庆祝的时刻。很多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政治信仰，这一次又是十分失望。他们认为，布什再一次说明自己是个不足取的家伙，总是将成功置于尚未完成而又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进程中，而不去庆祝、品味这样的辉煌时刻。

过程比形象重要——布什的这种信念非常符合他作为一个谨慎的内部人士的名声。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一个公众人物知道如何适应历史性时刻的需要，如何运用某种象征符号或者意义使国民团结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这是他的缺点，因为他没有利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向他的人民阐述这在对抗那个专政国家的长期而

艰难的斗争中的长远意义；至少他应该对东欧那些在受到苏联压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仍然坚持民主信仰的优秀人士说，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但这也是他的优点，因为他不愿意利用他的盟友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痛苦和屈辱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论如何，布什是非常重视团队精神的，而当时，无论这曾经显得多么不可能——戈尔巴乔夫是他的队友。

然而，不管他是否庆祝冷战的结束，这一事件同样促进了他的事业，提高了他的支持率。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在为期4天的陆地战斗中大胜了伊拉克部队；在此之前，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了持续5周的高精确性致命轰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部队在这场海湾战争中的胜利，他们的武器的高效以及伊拉克部队面对他们时的不堪一击，都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对抗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胜利，因为他们对那个国家知之甚少，而对于这个国家侵略的那个独权专政的石油小国，他们更是一无所知。重要的是，这次胜利结束了折磨很多美国人达20年之久的沮丧和自我怀疑；这样的情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越南战争的尴尬，伊朗人质危机的屈辱，以及一直停滞不前正在落在自信强大的日本后面的经济状况。

海湾战争表明，美国军队已经从越南战争的惨败中恢复了过来，战士们高昂的士气、精湛的技术以及他们手中足以创造奇迹的先进武器，使他们再次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嫉妒的对象。因此，海湾战争的意义显而易见，它超越了军事领域，而成为展示我们国家能力的心理胜利。我们回来了，美国军队再也不能任人宰割了。也许我们在汽车制造方面受了点儿小挫折，但是美国商品，也就是这一事例中的武器，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整个国家再一次变得强大而乐观。

海湾战争中作战的部队都得到了嘉奖和荣誉,这是越战中的士兵无法相比的。战争中负责指挥的将军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都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而越战中的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嘉奖。海湾战争几乎可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鲍威尔就是新的艾森豪威尔,他是一个谨慎、周密、强硬而友好的整体规划者;施瓦茨科普夫就是新的巴顿将军,一个强硬而决断迅速、嘴里叼着雪茄的作战指挥司令。华盛顿举行了欢乐的胜利游行,接着他们被邀请参加纽约热闹的彩带迎宾式游行。鲍威尔的保卫人员劝他穿上衬有金属片的防弹衣,但他自己觉得自己不穿已经块头够大了;这样,他坐在一辆 1959 年的敞篷别克车里,毫无保护地参加了整个游行。施瓦茨科普夫和鲍威尔都是在纽约长大的,施瓦茨科普夫是新泽西州警察局局长的儿子,而鲍威尔的父母都曾经在纽约市的服装区工作。因此,鲍威尔对这样的欢庆场合,只有在有关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等职)的电影里看到过。现在,坐在高级轿车里,彩带如雨点般飘落在他和施瓦茨科普夫的头上,鲍威尔高兴极了;他不禁在心里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出人头地的本地男孩儿举行的。

对乔治·布什而言,1991 年是精彩的一年。那一年即将结束时,他收到了一个美国总统所能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向他问好,并告诉他苏维埃共和国已经不再存在。戈尔巴乔夫——这位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领袖,正在辞职,并把权力移交给俄罗斯的新领导人叶利钦。那天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还告诉一位记者,他自己是现代俄罗斯的一位先锋,因为他正在参与权力的和平过渡,并且是依照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这在俄罗斯还是新事物。而在和布什的亲切谈话中,他说自己正在

拿出那个小箱子——那个装有激活苏联核武器库授权密码的小箱子,以把它交给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即使如此,他仍然无法说出叶利钦的名字,那可是他最大的仇人。无论如何,该做的都做了,戈尔巴乔夫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该消失了(正如戈尔巴乔夫的一位亲人在1990年6月结束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时所说,“创新意味着它们迟早会调转头来,毁掉创新的人”)。

那个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结束的特殊电话甚至出现在了电视上。戈尔巴乔夫这个最讲究秘密性的社会的产物,现在成为了一个非常善于利用媒体来左右国内甚至国际舆论的人。布什后来才发现,戈尔巴乔夫竟然邀请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节目直播了他们两个的一部分通话内容。这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渴望且梦想的事情。那是一段非常罕见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好的,而这些新闻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布什。作为总统的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再次当选似乎是确定的事情。

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暗流;由于种种原因,布什和他周围的人却对此反应迟钝。然而,迹象确实存在,美国在发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它们反映了普通人对过去3年所取得的成就缺乏感激之情,表明他们对于美国的经济现状感到愤怒。很多人认为,布什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世界领袖,但是,对他而言,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似乎没有外交重要。很多民意调查者发现了这股不满的情绪,其中包括正在为年轻的未来民主党人竞选者克林顿进行民意测验的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他在此之前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包括来自共和党背景的弗莱德·斯蒂普(Fred Steeper),他正在为共和党国民委员会做调查。斯蒂普其实是在为鲍勃·迪特工作,而迪特是布什的老朋友,也是盟友,将

来会成为布什再选活动的主要策划人。正常情况下，迪特应该是直接为布什进行民意调查，但是由于 1991 年白宫内出现的派别分歧导致了民意调查工作的暂时分裂，他不得不为共和党国民委员会工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民意调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很精确很重要的工具，然而一些老政客却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尤其不信任那些将民意调查应用于各种情况、各种目的的政客。在他们看来，这些政客好像认为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观或者信仰可以禁得住民意调查所揭露的所谓事实的考验。但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民意调查确实可以揭露一些事实。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远程预警系统，显示那些可能即将发生的重大舆论变化。至少它可以说明人们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布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斯蒂普早就察觉到经济发展出现问题的迹象了，也发现了公众对布什针对经济问题所做努力的失望。里根的税收政策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这就迫使布什在 1990 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决定提高征税额度。然而，在 1988 年的竞选运动中，布什曾经承诺不会增加征税：“相信我，我不会提高税额。”后来，他被迫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也因此触怒了很多共和党党内人士。众议院那群以金里奇为首的年轻而有才华的保守共和党人和布什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最后，提高征税的议案是在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在国会得以通过的。但是，这件事造成的伤口却很难愈合。

1991 年夏天和秋天，民意调查已经显示了布什潜在的弱点。他的个人支持率仍然很高，但是公众对于美国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日益感到忧心。经济最终成为使现任总统焦头烂额的问题。已经有几个地区遭遇经济萧条，而到 1991 年底，整个

国家的经济都将宣布进入萧条。蓝领的工业经济正在走向结束，而即将取代它的高科技数字经济目前还不够强劲，无法完全填补工业经济萧条的痕迹。日本正在生产质量更好的重工业商品，美国的工业心脏现在被称为“生锈地带”。财政赤字在逐年增加，和日本的贸易赤字也在逐步扩大。普通的公民平时并不关注这类的经济趋势，他们只是感到自己的生活开始变得比以往拮据，于是工作得加倍努力，最终也只能维持现状，而没有丝毫的好转。尽管战后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特殊的情况：由于比较抽象的经济数字变得个人化（归咎到了布什身上），经济和政治便汇合在了一起。

早在1990年末和1991年初时，斯蒂普已经发现，停滞的经济正在带来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海湾战争的讽刺意义在于，它暂时改变了国家日程表上的首要话题，使公众关注的焦点由对经济的担忧转变为对新展示的军事力量的骄傲。当然，这为布什带来了即刻的政治效益，使他的个人支持率大幅上升。但是，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弱势仍是存在的。在海湾战争之前，尽管布什政府刚刚成功地结束了冷战，但是对于民意调查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认为政府目前的走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公众的回答已经很让人不安了。例如，斯蒂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2/3的民众认为布什政府当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很明显，国内政治对冷战的胜利结束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海湾战争的胜利。美国刚刚参战两天，民意调查就显示了民众态度的大转变：2/3的人认为政府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然而，海湾战争只是暂时掩盖了公众对经济问题的深深不满。那是新问题之一。新问题之二就是，公众热烈欢迎了战士们归来，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海湾战争本身并没有对经济起到任

何推动作用。是的,战争期间美国民众惊呆了;那几天,他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国防部允许播放的画面:高科技炸弹分毫不差地降落在预定的目标上。更何况,在那场战争里,不仅一切进展良好,甚至于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好,人们似乎没有看到什么战争的残酷景象。整个国家都爱上了他们的军队和他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胜利。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剑,但几乎赢方的所有人都喜欢利剑。但是事实上,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战争。实际的陆地战仅仅持续了4天,并且是由一组精英部队开展的,因此没有什么伤亡,也就没有影响到多少美国家庭。对国内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一个虚拟战争,没有多少人参与,也没有多少人为之牺牲。因此,就像现代媒体里经常庆祝的那些活动那样,这一切都很遥远,不具有什么参与性;当它结束时,所有相关的一切也就结束了,几乎不留任何痕迹。人们在门口的邮筒上系上了黄丝带,以表示对作战部队的支持;但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不同的。那时,有的人家窗户上飘扬着小小的星条旗,这表示他们家庭的一员正在服役,甚至可能是在海外作战。

海湾战争结束后,从1991年3月到深秋,有很多关于布什的民意调查,而这些调查都发现他个人支持率的不断下跌,下跌幅度在20%到25%不等。这虽然很糟糕,但其原因还是很明了的。那场沙漠风暴取得胜利之时,他的支持率高的有点儿不可思议了,任何那么高的数字都自然而然不会下降的。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再一次开始对经济状况愤愤不平,至于海湾战争创造的那点儿好感也开始消失了。

由于种种原因,白宫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可怕的趋势。斯蒂普和其他很多人做的民意调查都表明,大概有30%的民众认为全国处于经济萧退期。但是总统的经济顾问们经济顾问

问委员会主席波斯金 (Michael Boskin, 也是布什的私人经济学家)、预算主任达尔曼 (Dick Darman) 以及财经部长布拉迪 (Nick Brady)——都告诉他萧退期已经过去。他的政治顾问对这种态度非常愤怒; 他们觉得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完全错了, 他们故意低估这个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政治问题, 以掩盖自己以往的错误建议。但是, 1991 年秋天, 布什向公众宣布, 经济萧退期已经过去。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使得布什的看法和大多数民众的看法直接对立, 因为后者认为经济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重。

上述就是布什白宫在 1991 年底时所面临的窘境。那是布什执政最得意的一年, 然而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暗流也在形成之中。而且, 他在结束冷战中所展示的精湛的谈判技巧也未能为他赢来多少赞誉。事实上, 冷战的结束反倒对他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一旦从冷战的紧张局势中解脱出来, 美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发生了转变, 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使共和党人尤其是布什受益的外交事务转变为国内事务, 而恰逢当时经济发展疲软, 这就使得民主党人从中受益。

首先发现这一问题的人包括斯蒂普。1991 年 12 月, 也正值苏联在解体、这个曾经令人担忧的敌人在逐渐丧失力量时, 斯蒂普对普通民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试图找出他们对共和党在大选这一年所面临的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是致命的。不仅仅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 不仅仅大多数民众觉得全国正在陷于经济萧退的泥沼中 (这和布什总统以及他的经济顾问所述恰恰相反), 并且, 他们对布什非常愤怒, 他们觉得布什并不关心他们, 也不关心他们的问题。更加糟糕的是, 有迹象表明, 即使布什想改变自己在这→问题上的做法, 为时也已太晚。

由于这些调查结果, 斯蒂普给他的老板迪特写了份备忘录,

指出布什可能会遭遇他定义的“丘吉尔现象”。1945年7月底,正当德国投降时,身心疲惫的英国人甚至不等丘吉尔结束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就让他下了台。要知道,在那段欧洲所面临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这位勇敢而受人爱戴的战争领袖的坚强意志曾经代表着英国的力量和信仰。但是,英国人仍然选择了那个明显没有丘吉尔那么具有个人魅力的工党领袖艾德礼(Attlee)(丘吉尔曾经这样评价艾德礼:他是一个谦逊的人,而在很多方面,他也应该谦逊)。英国人认为,丘吉尔最关心的是国防和外交,而不是国内问题,但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关心他们战后需要的领袖。

斯蒂普警告迪特说,布什可能会面临同样的结局,因此,在发起竞选攻势时,总统最好不要过多地依赖他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已经使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并且也已成为大多数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迪特也向布什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但是,总统还是相当自信的,也厌恶采取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即他的经济学家们——建议相反的措施,因此,他还是乐于相信顾问们对经济比较乐观的预测。因此,一个关键的大选之年就这样开始了:美国民众对经济状况忧心忡忡,渴望从冷战的结束中受益;而布什则面临一个年轻的民主党挑战者的攻击,批评他过多地关注外交事务,忽视了国内问题。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巴尔干半岛上的南斯拉夫也开始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CHAPTER 第 2 章

年轻的民主党人克林顿 1991 年秋天开始发起竞选攻势。毕竟，他没什么可失去的。1991 年夏末和整个秋天，海湾战争的影响仍然很大，使得布什的个人支持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这对那些更加知名的民主党人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和布什进行竞选的信心。因此，对于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而言，如果总统竞选并不完全是玩笑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参加。他也知道，自己的胜算可能不大；但是他还很年轻，即使竞选失败，也会是很好的经历，同时还可以让媒体和有影响力的政界人士认识他的个人能